

潛廬續稿

潛廬續稿卷之六

潛江甘鵬雲藥樵撰

中俄國界考

中國與俄羅斯國接壤之地東起圖們江西訖烏仔別里延袤幾萬餘里自康熙迄今中俄脩訂約章凡二十有五專主界務者十有八兼及界務者三其專主商務者四而已故中俄交涉以界務爲第一要事而欲諳悉界務又以考求界綫爲第一要義甲辰十月京寓無事輒讀界約兼考界線隨時筭記用備遺忘蓋不明邊徼之山川形勢即莫由知界約之沿革得失講求界務必先討究界線者此也謹據三次初約參考洪侍郎界圖

分爲東北西三段。條舉而件繫之如左。

東界自圖們江口第一界牌起。

此名土字牌、此處距圖們江入海之口、有中國里三十

十里、若由陸路直量、其線北行轉西復東順分水嶺至

長嶺天文臺。凡水西流入圖們江者屬中國。水東流入

海者屬俄國。

由第一界牌、至天文臺、約中里一百三十一里、長嶺界乎俄國琿春卡倫及中國二道河

卡倫之間、爲琿春巖杵河往來大道、

自長嶺起界線東行轉北又東歷第

二

薩字牌、第三界牌。

啦字牌、

凡水北流入琿春河者屬中國。

水東流入海者屬俄國。

立薩字界牌處、即琿春與阿吉密、往來路口、界牌東有阿吉密邊卡

立啦字界牌處、爲蒙古街嶺、自長嶺天文臺至啦字界牌、約中里二百四十二里有奇、

自第三界牌

起界線北行。歷第四界碑。

帕字牌、

至瑚布圖河口。

即烏紗溝口、

凡

河之西岸屬中國。東岸屬俄國。

自第三界牌、至瑚布圖河口、約中里二百五十六里

奇有 自瑚布圖河口起。界線絕綏芬河而過。北行。歷第五

牌倭字 至第六界牌。牌那字 大約水西流。匯佛倫喀河者屬

中國。界線絕佛倫喀河而過 水東流。匯墨河等河。歸興凱湖者屬

俄國。自瑚布圖河口。至那字界牌。約中里一百四十里有奇 自佛倫喀河源小溝

第六界牌起。界線北行。轉西復東。偏北。歷第七第八界

牌。第七名瑪字牌。第八名拉字牌 大約水北流入穆稜河者屬中國。水

東南流。如西陽河之類 歸興凱湖者屬俄國。自第六界牌。至第八

十八里 有奇。自第八界牌起。界線東南行。順白稜河而下。至

興凱湖濱。有第九界牌。此名喀 凡河之東北岸屬中國。

西南岸屬俄國。自第八界牌。至白稜河。入興凱湖之口。約

此據光緒十二年重勘。璋春東界約記 界線自興凱湖西北隅之白稜河口

起絕興凱湖而過。至湖東北隅之松阿察河口。折而北。順松阿察河行。凡河之西岸屬中國。東岸屬俄國。再北。有刀畢河。北流來會。會後河名烏蘇里。亦北行。至伯利地方。凡河之西岸屬中國。東岸屬俄國。界線自北折而向西。泝黑龍江而上。歷布拉郭威什臣斯克。再上。約中里三千二百五十六里。至石勒喀。額爾古訥。黑龍江三水匯流處。凡江之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國。以上自白棱河口至此。據咸豐十一年。勘分東界約記。自此而北。分爲北界。

北界自黑龍江石勒喀。額爾古訥。三水會流處。折而南。

泝額爾古訥河。曲折行。至阿巴海圖卡倫。凡河之西岸

屬中國。東岸屬俄國。

阿巴海圖、中俄約章會要、所載雍正五年恰克圖界約、作阿巴哈依圖、鄂

刻輿圖作、界線又西。此一帶多平陸、經塔里泊南。界線原在泊北、今在泊南、

絕烏里再河而過。洪圖作烏里、再西、經鄂嫩河南一帶山

梁、至將近鄂嫩河處、始順分水嶺作界、折而西南、又絕

鄂嫩河而過。自此、界線在河北、再西、至烏里雷河。此處有鄂羅勒、

雷、即鄂羅勒音、轉、譯者偶異耳、大約南屬中國、北屬俄國、界線又順烏

里雷河而西、凡河之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國、界線又

稍北、轉而西、經阿魯齊都勒。朔方備乘作、齊克太。洪氏

作池、奇蘭。鄂圖作、諸卡倫、均以楚庫河為界、凡河之南

岸屬中國、北岸屬俄國、界線再稍西、經布爾古特。鄂圖作布

爾古特、阿林、至恰克圖、即兩國通商處也、界線自恰克圖

而西、絕色梭格河而過、再西、又絕一小河而過。或即熱勒、

再西順分水嶺。曲折而西北。頗極綿遠。凡嶺南水向南流之地屬中國。嶺北水向北流之地屬俄國。至薩揚嶺之將近。輟爾諾業湖處。界線稍出分水嶺之北麓。故烏斯河之源一帶地方屬中國。至霍甯達巴哈。又順分水嶺作界。迤邐而西。絕葉尼賽大河而過。而至沙濱達巴哈。即沙畢納依嶺。鄂圖沙畢嶺。均嶺南屬中國。嶺北屬俄國。以上自額爾古訥河至沙濱達巴哈。據雍正五年恰克圖界約。中俄界務立約至今未改者。惟此界耳。蓋此界皆屬磽瘠之區。故俄人未請改界。俄人狡啟。凡請改界處。必地關要害。或山有礦產。否則地土膏腴。可墾殖者也。自沙濱達巴哈而西。分爲西界。

西界自沙濱達巴哈順分水嶺南行約三百六十餘里。

至蘇爾大壩。界約作索爾山、洪圖蘇爾達巴哈、此處有界牌、同治九年、立烏里雅蘇台界約、西起柏郭蘇克

山、東訖沙濱達巴哈、共立界牌八處、沙濱達巴哈、係第八座、此處則第七界牌也。凡嶺東南屬中

國嶺西北屬俄國。此一帶、皆崇山、木石叢雜、自蘇爾大壩界線轉西。

經喀喇庫里以東諸水所出之山約一百五十餘里至

初哩查河口。約記、楚拉察、洪圖楚勒察、此處有第六界牌、順嶺作界。凡嶺南

一帶水流歸喀喇庫里之地屬中國。嶺北屬俄國。界線

自此折而南。經葉哩庫里。伊提庫里。中間一帶山梁約

九十餘里。至庫色爾界牌。第五界牌、此處係唐努烏梁海西方邊界、凡嶺東

水流入葉哩庫里之地屬中國。嶺西水流入伊提庫里

之地屬俄國。界線再南。仍順分水嶺。過哈喇塔蘇爾海

山口再南順珠盧淖爾一帶山嶺約二百五十餘里至

唐努山南察布產界牌。第四界牌約凡嶺東水向東流

之地屬中國嶺西水向西流之地屬俄國自察布產山

口折而南遶珠盧淖爾南岸折而西約二十餘里至哈

爾喀界牌。第三界牌約其東南屬中國其西北接連珠

盧淖爾者屬俄國由哈爾喀經淖爾之西南順分水嶺

折而南約百餘里至塔斯克哩山界牌。第二界牌約凡

山東南地屬中國西北地屬俄國界線自塔斯克哩向

西南行順分水嶺作界約八十里至柏郭蘇克壩界牌。

第一界牌凡嶺東水向東流之地屬中國嶺西水向西流之

地屬俄國。已上自沙濱達巴哈至此均據界線自柏郭

同治九年烏里雅蘇台界約

蘇克順山嶺曲折而南至杜爾伯特達巴哈。邊特達巴

哈凡嶺東水流入阿池特淖爾者屬中國。嶺西水流入

楚雅河者屬俄國。界線自杜爾伯特達巴哈順山嶺轉

向西行稍南至烏蘭達巴哈。此處有界牌係由科布多通俄國大道凡嶺

南水流入科布多河者屬中國。嶺北水流向西向北之

地屬俄國。界線又順山嶺斜向西南至奎屯山。山在大阿勒台

山之西麓界圖云塔奔博格多即奎屯山凡嶺東南之地屬中國。嶺西北之

地屬俄國。以上自柏郭蘇克至此。據同治八年科布多

界約。界約所叙不止於奎屯。惟自奎屯以西界址如海

留圖兩河中間之山及齋桑淖爾瑪呢圖噶圖勒幹卡

倫諸地均於光緒九年改歸俄屬。故考今日界線此約

不能盡據。界線自奎屯山向西行。經阿拉里克山。梁山

南地屬中國。山北地屬俄國。界線自山梁之阿克喀巴

河源折而南。順河而下。凡河之東岸屬中國。西岸屬俄

國。至阿克喀巴。喀喇喀巴。兩河會流之口。兩河會流以後，即名喀巴河。

界線向西。橫過山梁。名薩斯山溝。此處有薩斯第一牌博。山南地

屬中國。山北地屬俄國。自薩斯山溝起。遵伯勒哲克。殷

畢爾愛喇克巴什小河而行。又過伯勒哲克河。凡小河

東岸屬中國。西岸屬俄國。界線既過河而西。橫過克森

阿什奇克真山梁。此處有克森阿什奇克真第二牌博。別約作克則勒阿斯赤克則恩。凡

山南地屬中國。山北地屬俄國。自克森阿什奇克真山

梁。橫至阿克塔斯河之濱。河之附近。有克喇托布山。於其上立阿克塔斯第三牌博。

即順阿克塔斯河而下。至入阿拉克別克河處。又順阿拉克別克河而下。至入額爾濟斯河之口。

此處有阿拉克別克第四牌博。

凡兩河東岸屬中國。西岸屬俄國。界線又循額爾濟斯河。至一小弓彎處。河南岸屬中國。河北岸屬俄國。界線又自額河之彎。作一直線向南。微東。至依森克拉得墳。東屬中國。西屬俄國。又自依森克拉得墳。泝烏勒崑烏拉斯圖河而上。至賽哩烏蘭嶺之木斯套。凡河之東岸屬中國。西岸屬俄國。又自木斯套向西。循賽哩烏蘭山嶺。至察罕鄂博河源。凡嶺南地屬中國。嶺北地屬俄國。以上自奎屯山至此。均據光緒九年阿拉克別克河口界約。此界之外。乃齋桑淖爾一帶膏腴之地。原在中國。

界內。俄人垂涎已久。一再請割。至光緒九年。遂割隸俄
羅斯矣。界線自察罕鄂博河源起。循河而西。凡河之南
岸屬中國。北岸屬俄國。界線又向西行。絕過小河二道。

水均入察罕鄂博河。

至巴彥木爾占山口。

界圖作拜穆爾市。此處有第七牌博。

再西。經

庫哲滾大壩。

有第八牌博。

及布凱阿蘇山口。

此處立第九牌博。

再西。稍

北。至哈巴爾蘇山口。

第十牌界。

凡嶺南水向南流之地屬中

國。嶺北水向北流之地屬俄國。已上自察罕鄂博至此。

據同治九年塔爾巴哈臺界約。惟界約建立牌博十處。

自克爾根達什第六牌博起。東至瑪呢圖噶圖勒幹第

一牌博止。光緒九年。均割隸於俄。故界線以阿拉克別

克約為準。不能復據此約矣。界線自哈巴爾蘇山口。循

山嶺南行。至布爾罕布拉克河源。順河而下。又順喀拉奇塔特河。歷庫木爾奇廢卡。至烏松布拉克河之南。凡河之東岸屬中國。西岸屬俄國。界線又斜向西南。至巴克特卡倫之東。此爲俄國卡倫。爲瑪爾拉。得向東行之大道。有郵局。再南。經瑪呢圖廢卡。絕額米里河而過。至莫敦巴爾魯克廢卡。均東屬中國。西屬俄國。界線自此下山麓。入平地。順郎庫勒之野。高阜而南。大約高阜東半屬中國。西半屬俄國。高阜盡處。爲阿拉套東南麓之喀拉達板。伊犁、界線即上山麓。已上自哈巴爾蘇至此。據光緒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同治三年舊界。巴爾魯克山外。正西一帶平地。原在中國界內。今此約直剖平地之半。歸入俄國。而平地

東巴爾魯克山。遂瀕於界上。俄人借地十年之案從此起矣。近年洋圖。竟將巴爾魯克山之西半劃入俄界。久假不歸。而我置不問。俄人用心之叵測如此。我界務大臣辦事之疏忽如此。界線既上喀拉達板。向西行。經賽里克山口。絕部爾里河而過。至阿里鄂板。凡線南屬中國。線北屬俄國。自此稍北。折西。經庫克托木。巴散斯克。薩爾坎斯克。德木克。庫克烏蘇各山口。凡嶺南之地屬中國。嶺北之地屬俄國。自此折向東。順別珍套山梁。稍南。卽循霍爾果斯河爲界。直至伊犁河北岸。凡霍河東岸屬中國。西岸屬俄國。又絕伊犁河而過。斜向東南。出噶爾札特村之東。瑪雅村之西。再曲而南。轉西。至橫蘇

墨勃舊卡。凡線東之地屬中國。線西之地屬俄國。界線自舊卡順蘇木拜河而下。河之東岸屬中國。西岸屬俄國。又自蘇木拜河入特克斯河處。卽循特克斯河而西。凡河之南岸屬中國。北岸屬俄國。界線又過穆呼爾穆敦河口。再過兩水口。離特克斯河折而南。沂那林哈勒噶河爲界。凡河之東岸屬中國。西岸屬俄國。界線再南。微東。卽至那林哈勒噶山口。自喀拉達板至此。據光緒八年伊犁界約。此約名援光緒七年改訂條約。重定伊犁之約。其實七年約文。許稍改舊界者。祇別珍套山口之南。順霍爾果斯河。絕過伊犁河。至廓里札特東邊一帶耳。自此以南。固明言順同治三年舊界也。此約於廓

里札特以南並不順同治三年舊界將舊界之格登山割隸於俄再南本以達圖喇河爲界此約改爲以蘇木拜河爲界均與七年原約不合又北界喀爾達板亦非舊界當時允許所不解也界線自那林哈勒噶山口起循天山之顛經木雜爾特山口及罕騰格里向西行稍折而南至柏斯塔格山凡東南山坡之地屬中國西北山坡之地屬俄國再西絕庫木阿雷克河而過經喀伊車山口此山口中國一面有路俄國一面無路庫庫爾圖喀山口此山口中國一面有路俄國一面無路再西而至別牒里山口此山口兩面皆無路凡東南山坡之地屬中國西北山坡之地屬俄國自那林哈勒噶至此據光緒八年喀什噶爾界約此界自木雜爾特

山口。至柏斯塔格山口一段。不順天山正脊。而向南作
弧線爲界。於是分水界淆。而阿克蘇河源。遂割入俄屬
矣。洪氏界圖。於阿克蘇河源。尙劃在中國界內。界線自
別牒里山口。向西行。順廓克沙勒山嶺。此嶺四面均無路。絕廓
克沙勒河而過。折而南。經川赤察爾。布特瑪納克。庫噶
木都克。各山梁。再向西。轉南。至奇特察克山口。有大路。再
西。至圖魯噶爾特山口。有小路。再西。至圖永山口。中國名蘇約克。
再西。至他爾特庫里山口。有小路。折而南。絕克則勒蘇河
而過。至伊爾克什坦山口。有大路。再南。至瑪里他巴爾山
口。再南。至烏赤別里山口。有小路。絕瑪爾堪蘇河而過。順
喀喇庫里湖東岸之嶺。再南。至喀里他達灣山口。此山一年

之內、有半年積雪、

再南至烏仔別里山口。

又名克則勒治業克、此山有半年積雪、有小路、

均順分水嶺作界。大約南流東流之水屬中國。北流西

流之水屬俄國。

自別牒里山至此、據光緒十年喀什噶爾界約、

過烏仔別里而

南。即帕米爾。過帕米爾。則中俄之界畢。而為中英交界

矣。光緒七年議約時。俄人曾請以瑪里他巴山口為南

界。曾襲侯不可。謂里發底亞約內所未有之地。斷不能

有所加。俄人亦遂無詞。迨光緒八年勘界時。俄人乘我

不覺。直以烏仔別里為南界。較瑪里他巴已越過二百

餘里。於是乾隆二十四年明瑞追逆酋霍集占至和什

庫珠克大戰之地。遂割隸俄羅斯矣。

書梁文忠公手書奏稿後

耐公檢書得梁文忠公手書奏稿所言纔兩事耳清之所以亡與今天下之所以莽莽大亂皆可因緣而得之一事請加慶親王奕劻養廉此權詞也貪人爲邦焉能救國之傾危者其言至顯不待解說而明一事論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攬權植黨瞻矚非常必不利於國且況以曹操劉裕或以爲逆億之詞也而其卒也屋清社蹙國脉而言竟驗倘所謂瞻言百里者歟辛亥武昌之變亂兵烏合倉卒舉事圖自救耳非真有十萬雄師謀而後動也斯時北洋兵力正強出師定亂直搗武昌易如反掌矣旣下漢陽頓兵漢口不進何爲者留外懼迫清廷耳則袁氏之爲也兵果渡江可指日蕩平焉

有全國響應之事。統制吳祿貞。議國體。請虛君立憲。朝上夕報。可十九信條。布告全國矣。突有刺客夜半入吳軍。取其元去。此舉遂罷。亦袁氏之爲也。蓋彼窺吳所爲。不便己私。故陰圖之耳。清廷既遜位矣。循操裕故轍。逆取而順守之。利我國。福我民。夫孰議其後者。計不出此。巧避受禪之名。陰行盜國之實。舍舊謀新。建國共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矣。暫攫民國元首。可泯篡奪之跡。由民國變而帝制。一轉移間耳。計孰巧於此者。彼其私心。未嘗不自詡心計之工。而笑操裕之拙也。豈知流毒天下如是之烈乎。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特損一己名譽已耳。逞詭計私謀。而貽四海蒼生之禍。豈

徒損一己名譽之比耶。亂象自古有之。無若今日甚者。國無紀綱。四維不張。人心風俗。日趨汙下。而不可挽也。武人持權。各競私利。內訌外侮。紛至沓來。而干戈之相尋也。人民罹鋒鏑。困誅求。窮不聊生。而逃死無所也。大好河山。分崩破碎。國將不國也。而推究亂源。袁氏豈能逃其責耶。假使袁氏效操裕所爲。其禍國當不至如此之甚。不效操裕而效海西。倘所謂浩劫不可逃耶。此又出乎文忠意料之外。較操裕所爲而更甚焉者也。

說賽會

周官司市。掌商政。其職守之遺法曰。利者使阜。靡者使微。蓋有品評優劣。殿最美醜之意焉。甘子曰。此即西國

賽會之權輿也。考賽會創始英京倫敦。咸豐元年法京巴黎

繼之。咸豐五年、同治元年、英復建於倫敦、同治六年、法復建於巴黎、嗣後奧行於維也

納。同治十年美行於斐刺鐵蜚。同治十年日本行於東京。光緒

七年德行於柏靈。光緒十年美復行於希加哥。光緒十年萃五洲

物產。羅萬國珍奇。通商諸國。魚集鱗萃。工商士庶。擁道

縱觀。譽之者等諸文武之一張一弛。毀之者則儕之商

受之奇技淫巧。而不知皆非也。文武意在宜民。西人則

隱寓富強之意。商受志在玩物。西人則陰行其振興商

務之權。用意固不同也。窺燭微旨。其益有六。一可以裕

財源。購地有費。築屋有費。開院有費。似不貲矣。不知抵

以游費。其多不啻倍蓰也。即以光緒十八年美事證之。

築屋各費約計四千萬他國之財流入本國者約計二

萬五千萬

據崔國因出使美日
祕三國日記十二

除築屋費尙浮二萬萬

有餘且此四千萬築室之費仍美工得之非漏卮也此一利也一可以精製造槍礮之門藥易火繩而爲火石易火石而爲銅言易銅言而爲錠皆漸臻便捷也礮之式易而爲後膛礮之架易而爲車盤皆欲其靈便也自德國以百噸之鐵賽會而礮日巨自英國以萬噸之船出洋而船日巨自美國以棉花賽會而棉產日富自俄人以電光燭賽會而光學益精他若農桑之利便民之方算學氣學電學化學重學莫不各出心思以求精進不可一二而數矣增學識廣見聞其效如此此二利也

一可以勵人材。凡賽會例聘博學之士。加以題品。優者獎之。得獎者可精益求精。不得者恥甘居人後。人材奮興。可操券獲矣。此三利也。一可以聯邦交。凡賽會。各國自國君以下。皆得與會。雖一游一豫。而休兵息民之意。即寓其中。如俄奧本不相能。奧創博物院。而俄皇會之。俄奧之交遂睦。同治十二年其明效也。此四利也。一可以洞外情。方今萬國通商。各以智能相角。以肆詐力爭權利。爲賢。又孰肯以情僞告者。惟於器物良楛求之。而立國之強弱。乃畢獻其真而不能遁。何也。西人以工商立國。其強也。其製造未有不精者也。其弱也。其器物未有不窳者也。覘國之道。於賽會之物求之。應付之方。亦可得。

其大概矣。此五利也。一可以振商務。西人興埠頭。設行棧。必擇人物稠聚之處者。以貨物易於銷流也。有賽會。則各國之人。輻輳必多。人多則市肆驟盛。本國貨物。銷流必廣。其與夫駕巨舶。泛重溟。牟利外國者。勞逸相萬也。且可以得各國之嗜好。貨物之銷滯。消而息之。與時宜之。一轉移間耳。此六利也。凡此六者。皆西人百計思之。賡續爲之。著有成效者也。於是終論之曰。方今海外之國。崛起者六七。虎視而鷹睨。焱連而奮發。恃其火輪舟車。履地球九萬里。如履戶闥然。固一戰國縱橫之世也。當軸諸公。洞達時變。莫不欲圖自強。雖然。有本焉。無本不可立也。欲自強。先謀富。不富不可得而強也。不興

商務不可得而富也。不精工藝，商務不可得而興也。不以賽會開其先，工藝不可得而精也。然則賽會者，其富強之嚆矢乎？中國此時，商務衰矣，民力竭矣，帑藏匱矣，而有一法焉，可俾吾民靈明日闢，工藝日精，物產日饒，商務日盛。此固經綸世變者所日夜禱祝以求之者也。奈何憚而不爲哉？吾嘗推論西國政術，多與周官合。兵政商政，尤爲有本。夫苟可救時，雖夷法吾將取之。況得吾先王之意者乎？聖人禮失而求諸野，西法雅有本末，不猶瘡於野乎？吾恐世人拘守成法，以爲古無賽會而疑之，故推論其有裨國用民生之故，貽達變君子擇焉。

周沈觀先生曰：以器物之精，觀於見存周秦彝器，可驗也。卽如器多精良，近物多苦窳，觀於見存周秦彝器，可驗也。卽如

則今日服用諸器、視雍乾時則有間矣、人心日趨於薄、
製作必苟、苟簡之極、積弱乃成、豈惟秦西爲然哉、

潜廬續稿卷之六終

三女世玲校錄

潛廬續稿卷之七

潛江甘鵬雲藥樵撰

上大總統整頓殺虎口稅務書

鵬雲奉令監督殺虎口稅務。力小任重。常懼弗勝。到任以來。亟思釐剔弊端。切實整頓。以期稍盡責任。茲視事已經匝月。此間情形。略有窺見。謹籌擬辦法十條。爲大總統縷晰陳之一。擬請取消監督提成舊例。明定公費也。監督公費。向由稅款內提成支給。按額徵之數。提給一成。按溢徵之數。提給二成。查每年額徵四萬餘兩。溢徵七八萬兩。則監督提給公費。即不下二萬餘兩。鵬雲竊思利之所在。即爲弊之所叢。非斬斷利根。斷難廓清。

弊竇。況民國初建。財政困難。尤應稍效涓埃。以盡國民義務。鵬雲擬將每歲提成銀兩。盡數歸還國庫。所有監督公費。請飭下財政部另行規定。庶積弊可望鏟除。辦公亦無虞竭蹶矣。一。本關所屬各機關。擬另行組織也。關署向設有經承頭役諸額缺。每一缺出。相競以重賄營求。積習相沿。成爲弊藪。且各局卡向無一定規制。職任不明。名額無定。以故猥濫特甚。權政日墮。如欲掃除弊端。亟應另行組織。今擬關署分設總務審計出納三科。每科暫設委員一人。經理科務。各局卡則區分四等。以收數多寡。定員役名額。書記巡役。概由僱用。所有經承頭役諸額缺。一律取消。庶幾冗員可去。責任可明。把

持壟斷之風可絕。一、本關委員擬請由財政部委任以專責成也。向例委員由監督延聘，率隨監督爲進退，並無一定權責。每屆交替，稅款則自由乾沒，支款則任意浮開。司事書巡從而効尤，其弊遂至不可究詰。權政之不振，此亦一原因也。鵬雲擬請嗣後遴派此項委員，一律比照委任官資格，開單呈由財政部加狀委任。既不隨監督爲進退，則雖當監督去職之時，各局卡仍可照常徵收，自不至有紊亂權政之事。一、擬請加給薪工也。本關委員月薪至爲微薄，多者不過二十金，其次纔十餘金。司事書記每人不過制錢數貫，責任既重而廩給不足，贍其身家，此弊竇所以百出也。鵬雲現擬區分薪

工爲三等九級。二三等仍照舊額酌定。一等則視舊額加增。凡員役得力者。挨次推升。其不職者。按級遞降。於體恤之中。仍厲考核之意。庶足以杜浮濫而勵勤勞。一。三季批賞之例。擬酌量變通也。各局卡需人孔多。而薪工殊薄。設非有賞賚以資鼓勵。則駕馭較難得法。即流弊不可勝窮。此所以有批賞之例也。惟向例多分三季批賞。每年率逾萬金。然報部之數。不過數千。則匿報正欸以補其闕。此等辦法。鵬雲殊不謂然。體察此間情形。賞賚萬不能去。辦法亟應變通。擬請每年於關期屆滿時。按照收稅總額。提出百分之五以爲賞給。將從前季賞之例取消。既不令員役有失望之虞。亦可杜從前匿

報正欸之弊。一擬規定比較章程。以爲賞罰之根據也。嚴定比較。本權稅通例。而本關則無之。旣無比較。以爲懲勸之標。則賞不信。罰不必。而權務之疲敝。乃不可言。現擬查明各局卡。近三年收數。釐訂徵收比較章程。以收數盈虧。定成蹟優劣。功過分明。賞罰不濫。庶幾權政有澄清之望。弊竇可消弭於無形。一六分減平舊例。及正額盈餘溢徵飯銀諸名目。擬請一律取消也。從前開支多係銀欸。故有減平之例。近來開支改用銀元。或以制錢支給。無減平之可言。查向例亦有開支錢欸而扣減平者。其法係照支出錢數。加入減平之數。再行扣回。此係朝三暮四之術。於國家財政未增進絲毫。徒煩計

算之回繞。此亟應釐革者也。本關收入向有正額盈餘溢徵各種區別。夫同爲國家正稅。何有正額盈餘溢徵之分。現在監督提成銀兩。既經擬請取消。則此種名目亦應在剔除之列。此外復有各種飯銀名目。如金銀庫飯銀。部科飯銀。請冊飯銀之類。是方今民國成立。百度更新。此等陋規亦應一概取消。以符我民國整理財政之旨。一經徵稅票。擬請改爲三聯。俾憑稽核也。向來本關收稅並無稅票。但由各局卡發給紙條而已。以故百弊叢生。檢查不易。近來始給予稅票。然有大票小票。駝票牲畜票車馬票各種區別。名目繁瑣。票式參差。且祇兩聯。又不繳部。謂無匿報之弊。其誰信之。今擬規定稅

票爲兩種。其徵收過往貨稅者。爲通常稅票。其按年徵稅一次者。爲年期稅票。票式一律改爲三聯。一聯發給商人。一聯繳部。一聯存關。檢查既有所憑。庶可杜絕往日匿報之錮習。一本關稅則。擬重加釐訂也。從前收稅。大率由書巡估抽。並無一定稅則。至前數年。林前監督始有現行稅則之刻。然大都就向來習慣。斟酌規定。不必盡合租稅原則。或未免失之不公。今擬根據學理。體察商情。參用從價從量二法。另行規訂。所有舊日苛細之例。一概剔除。商民負擔。庶不至有不平均之結果。一擬規定罰款條例。俾免參差不齊之弊也。本關稽徵區域。東起新平。西迄神木。凡千有餘里。故偷漏繞越之貨。

特多。一經查獲，自應科罰。惟向來無一定規則，其議罰或不免意爲重輕，甚至有漏報相同，而科罰懸殊者。旣顯乖持平之旨，尤易啟商民之疑。今擬規定罰欸章程，約分三類：一爲漏報罰則，一爲偷越罰則，一爲夾帶禁物罰則。以情節輕重，定科罰等差。局員無自由議罰之權，則被罰者自無所容其喙，而偷漏繞越夾帶禁物之舉，庶幾有所懲而不敢爲。以上辦法十條，均係體察本關現在情形，切實籌擬，意在湔除積習，杜塞弊孔，以期維持權政於萬一。是否有當，合請訓示遵行。

殺虎口權稅記導言。

殺虎口所權者，爲西北邊口稅，與張家口同。自清初迄

宣統凡二百餘年。管稅監督率以旗員爲之。積弊相沿。牢不可破。實權操之稅書。監督不過受成而已。光緒末葉。林監督景賢。銳意整頓。舊習稍稍去。根株迄未盡絕也。自鵬雲蒞任。始取銷稅書額缺。改用僱員。二百餘年宿弊。爲之一清。

鵬雲初抵虎關任。詢從前簿記。乃無有。據吏人云。本關向無簿記。偶有草賬。大都祕不示人。每逢交替。無列入交代者。此弊竇所以不可究詰也。旣欲整理關務。應先整理簿記。於是有簿記規則之規定。簿記備矣。不力矯各清各欸舊習。有簿記與無簿記等耳。於是有簿記列入交代之規定。皆二百餘年所未有也。

監督公費。向例提成支給。照額徵提給一成。照溢徵提給二成。每年約三萬餘元。自鵬雲履任。始請取消提成。舊例。爾時頗有疑鵬雲爲矯廉者。不知利之所在。卽爲弊之所叢。旣欲廓清弊端。亟應杜塞利孔。人之多言。固不暇與辨也。

檢閱關庫所儲檔冊。殊殘闕不完。然頗有可備參考者。自前清嘉道以前。虎關每歲收入。不過一萬餘兩而已。咸同以後。乃稍稍增至三四萬兩。或五六萬兩。無有過八萬者。蓋弊窟深矣。光緒末造。林景賢氏爲監督。銳意整頓。歲收稅款。始達十二萬兩有奇。其時天下承平。外藩內嚮。桴鼓不驚。任事者舉宿弊而釐剔之。宜其稍著

成效也。自民國肇基，庫倫獨立，土寇蠭起，科烏兩城迭被蹂躪，商務頓衰，虎關貨稅，祇有出口少許，而進口甚微。河黃兩局，復因軍興停徵，包頭逼近外蒙，兵戈擾，商者罷市，路無行人，百孔千瘡，補苴無術，稅收短絀，蓋在意中。鵬雲到任，嚴察積弊，痛予湔除，作則本身，杜塞利孔，在任七閱月，所收稅款，將及十五萬元，據此估計，全年收入，當可達到二十六萬元，比較林氏，有贏無絀，非始意所及也。假使蒙氛稍靖，商旅復業，貨物通行，所收之數，當不止此矣。

虎關經費，每年約需銀六萬餘元，此向來慣例，載在檔案者也。自鵬雲到任，員役冗者汰之，費用不急者省之。

力矯往日浮濫積習。就七個月決算數。估計全年支出。不過四萬元而已。比較往年。實可核減二萬餘元。民國新造。財政奇窘。自應力持減政主義。雖以此賈怨。不恤也。

鵬雲任內。有擬辦未成者一事。則擬訂稅則是也。查前清戶部則例。雖載有殺虎口稅則。然苦未能完備。由書巡估抽居多。光緒末葉。林監督景賢。乃有現行稅則之刻。大都就向來習慣。斟酌規定。不必盡合租稅原則。或未免失之不公。鵬雲初擬根據學理。體察商情。參用從價從量二法。另行規定。未及蒞事。而受代之命下矣。此事於商民負擔。至有關係。所願繼任者。賡續成之也。

稅務行政宜取公布主義。非特嚴防弊竇而已。蓋租稅爲人民負擔。欲人民納之。不使人民知之。非與人共信之道也。殺虎口僻在西北邊陲。實在情形。不獨人民不知。即政府亦不能盡知。當事者利其地之僻遠而饒瘠也。務爲諱飾以遂其私。而弊孔且百出矣。鵬雲有鑒於此。思有以矯之。於是舉整頓方法與辦事曲折編刻一書。上報政府。下告人民。俾羣知此間真相。而力矯諱飾舊習。亦庶幾與人共信之意矣乎。編刻既竣。輒述其趣旨如此。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國慶日

致湖北省政府論治漢宜開濬支流書 乙亥

漢水之爲禍烈矣。前清二百餘年。沿漢州縣。所罹災害。

不可僂指。姑無論。但就民國乙亥年而言。闔省七十縣。被灾者五十五。其幸而免者。纔三之一耳。損失公私財產。以億兆計。淹斃人口。以數十萬計。逃荒飢民。流轉溝壑者。以數百萬計。眞可謂浩劫矣。有心人借箸籌善後。莫不以修築隄防爲亟。推本言之。隄防愈多。則水患愈大。增高培薄。與水爭地。是猶止兒啼而塞其口也。非萬全之策也。懲前毖後。非從根本着手。不可。從根本着手。奈何。曰。不外順水之性而已矣。昔大禹之治水也。水由地中行。齊桓五命。曰。無曲防。曲防則壑鄰。不由地中行。則泛濫無所歸。非治水之道也。不關心民瘼。則已。如關心民瘼。則視察團所擬整治漢水意見書。可採也。其辦

法略分八款。一曰疏暢支流。二曰增築隔隄。三曰整理湖泊。四曰整理河牀。五曰節制水源。六曰防止土砂。七曰調查水源。八曰兼籌治江。此八者皆要務也。但著手宜有次第。萬難同時進行。八款之中以疏暢支流一款爲最要。欲稍減水害。非疏暢支流不可。試以往事證之。在前明正嘉以前。漢水之患較隆。萬以後爲輕。其故何也。蓋爾時漢水支流特多。其上游有鐵牛關。獅子口。富民河。白口。操家口。小河口。丁家河。其下游有泗港。黑流渡。漁泛。淦。牛蹄支河。此皆在漢水北岸者。其南岸則有夜汭河。即澤河。蘆湫河。即潛水。南北兩岸有十三支流。以殺漢水之勢。故水勢寬緩而不迫。正嘉以前。漢水無衝決。

之患者以此也。迨隆慶年間，守陵太監首創護陵之議，修築長隄，橫阻鐵牛關水口，而獅子口、富民河、白口、操家口、小河口、丁家河，次第堵塞。漢北居民，復倚閹人爲援，堵築黑流渡、漁泛、泔牛蹄支河，而漢水北岸十一支流，無一存者矣。至順治十六年，漢南人民會築蘆汛河，而南岸支流，又去其一矣。與水爭地，水無所容，以故沿漢人民，歲歲苦水，受明末閹人之禍，歷二百餘年而未。有己，由己事觀之，水有所洩，其害輕；堵而壅之，其害重。然則治今日之漢水，自應以疏暢支流爲亟亟矣。舍此固別無根本辦法也。計畫書謂支流應疏通者，凡有六線：南岸之線三，一線由沙洋附近開闢新支河，至沙市

入江。一線。整治東荆河。由澤口至新灘口及沌口入江。一線。開闢蔡甸金牛港。通沌口入江。北岸之線三。一線。自牛蹄口起。達脉旺嘴入主流。一線。由白水故道。整治週河。經刁汊湖轉新溝。注淪河入江。一線。由新溝達淪河。出謀家磯入江。按此六線。次第疏濬。則出路稍寬。水有所容。縱有水患。決不至如往日之鉅。可以斷言。有百年之計。有焦然不可終日之計。專務畚築。歲歲議隄防。民力竭矣。悴于水。復悴于隄。此所謂焦然不可終日之計也。疏暢支流。俾大水歸壑。而不至泛濫爲患。則隄費可省。民免其魚賦稅無逋。流民尠少。此所謂百年之計也。舍百年之計。而岌岌焉爲焦然不可終日之計。治水

之道。豈宜若此。或慮從事疏導。工費浩繁。不知修築隄防。潰決歲告。金錢之擲于虛牝者。巧曆不能算。何如移作疏導費。一勞永逸。較有裨益也。而況本省有特稅附加二成之水利專款。可以專供治水之用乎。凡人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築室道謀。事迄無成。應由省府極力主持。毅然決然。規定辦法。從疏導支流著手。辦法既定。則增築隔隄。整理湖泊諸端。相其緩急後先。次第興工。自不容已。同人開會討論。公認疏導支流。爲方今治水根本辦法。至不可緩。用特函請省府。詳籌施工次第。迅速進行。

此書關係人民利害至鉅。主鄂政者。淡焉置之。遂如

石沈大海矣。民政長官漠視民瘼如此。無惑乎民命之日蹙也。丁丑春日自記

籌墾芻言

語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雖然。既辱調查墾務之命。此間利弊。又略有窺見。雖欲不言。烏乎可也。然則籌擬辦法。以備芻蕘之采。亦職務之所應盡者歟。凡十七條件。繫如左。

一畫一放荒章程。

放荒章程之不畫一。以綏西爲最甚。查綏西所定荒價等則。各旗不同。甚至一旗之中。渠地與旱地不同。然猶曰有渠旱之別也。甚至本屬一地。初放與續放不同。又

有本屬渠地而作旱地丈放者。蓋紛歧莫甚於此矣。至各地所分等次亦復太多。有四等者。有五等者。有六等者。有八等者。甚至有十等者。即云地有肥磽不同。分三等足矣。何必如此之多。此應改良者一。所定劃分章程。各旗亦不一律。有先提三成經費。其餘公家與蒙旗各分三成五者。有先提二成渠費。其餘公家與蒙旗各分四成者。甚至有先提五成經費。其餘五成全歸蒙旗者。辦法不一。實無理由可言。此應改良者二。竊謂放荒章程。祇應規定爲二種。凡交通便利。土質肥沃。民戶稠密之地。定爲一種。其交通不便。土質磽瘠。民戶稀少之地。定爲一種。其等則祇分三等。至多不得過四等。至若歸

蒙之款。如能改爲包租。固屬甚妙。如一時不易辦到。即可仿照杭旗辦法。蒙四我六。正項之外。另收一五經費。一五加色。及部照費。無論丈放何地。章程統歸一律。如此辦理。不特便於核算。亦可免局員上下其手之弊。

二。蒙墾應取包租辦法。令全地報墾。

現在欲籌蒙墾。有一先決問題。則蒙人應否私有領土權是也。民國成立。五族共和。國家有完全領土權。蒙古爲五大民族之一。祇應有土地所有權。不應私有領土權。此稍有知識。皆能言之者也。蒙人既不應私有領土權。則墾務進行方法。即應從根本解決。何謂從根本解決。則凡蒙旗所有土地。除劃留牧場召廟墳塋外。應令

全地報墾其應劈之荒租一律改爲包租按土地廣狹定包租多少仿照皇室經費辦法按年付給至於如何放墾如何徵租蒙人勿庸過問如此辦法則蒙人之利有三蒙人固有之權利非特不失亦且視舊有加利一。所包之租由國庫完全付給而民戶之滯納水旱之偏災蒙人可以不問利二每年坐得大宗收入無慮拖延。利三有此三利蒙人苟非至愚極頑當不至有所不願就蒙人一方面論既與優待條件不背就國家一方面論墾務可以積極進行田賦可以從新釐定地方官吏亦從此可以有管理土地之權不至如從前之障礙此所謂兩利之道也惟公家向來對於蒙人不無損失信

用之處。驟言之。恐不見信。須中央政府決定方針。極力主持。乃可行耳。

三、整頓歲租。取消經費租捐各名目。

歲租爲國家經常收入。較荒價之爲臨時收入者。其關係尤爲重要。惟向來放墾者。錯認題目。注重押荒。對於歲租。祇視爲蒙人私租。不視爲國家正賦。以故所定收租章程。紛歧特甚。歸蒙成數。極不一律。有四成歸蒙者。有六成歸蒙者。有七成歸蒙者。有八成歸蒙者。甚至有全數歸蒙。公家但附收二成租捐者。章程之不劃一。姑置勿論。而公家收入。其細已甚。且不以爲義務宜爾。而美其名曰報効公家。甚則另立租捐名目。等於蒙人之

附加稅。又有應行歸公之款。不歸公家。別標經費名目。提作地方建置之用者。如不大加整頓。則歸綏綏財政。豈尚有永久維持之餘地乎。其整頓辦法。應正歲租之名。改稱田賦。除劈蒙成數。暫行仍舊外。其餘均作爲國家正項收入。而將經費租捐各種名目。一律取消。每年應收田賦。由各縣按期催徵。一律解交財政廳。其劈蒙之款。一律由財政廳發給。以取整齊。至以後規定歲租章程。亟應力謀劃一。其租率。應仿照吉林辦法。每頃征收銀元三元。無庸多分等則。蓋歲租與荒價不同。放荒性質。係以地畝售之於民戶。地有肥瘠。地價即不能無等差。至若歲租收入。係人民對於國家所負一種義務。斷

不得以買賣行爲視之。應取畫一主義。不應取差等主義。至歸蒙之欸。如包租辦法實行。固屬甚善。倘一時不能辦到。亦應力謀畫一。其章程應仿照杭旗辦法。蒙四我六。蓋歸綏既劃爲特別區域。即屬改設行省之雛形。不能不籌畫永久之財政。欲籌畫永久之財政。舍歲租其何以焉。規定劈分章程。應以蒙四我六爲標準。以此四已放地畝。定期升科。

綏遠東西墾地。所定升科年限。頗不畫一。有定於丈放給領之次年。無論押荒已否繳清。一律升科者。有規定荒地統歸試墾三年後升科者。有俟押荒繳清後升科者。大都升科年限。率由下級機關呈請。以故不能一律。

亦有一經定有升科年限。至今尙未啓征者。如所放四子部落達爾罕茂明安三旗熟地。定於辛亥年升科。荒地定於壬子年升科。現在距壬子已及四年。距辛亥已及五年。此項地畝尙未升科。據武川縣稟報。以爲地瘠民貧。升科可以暫緩。不知就緩遠區域論。地何一不瘠。民何一不貧。若到處均以地瘠民貧四字藉口。將永無升科之日矣。竊謂已放之地。應一律造冊。交由地方官起徵。非特可增國庫收入。即劈蒙租款。早日付給。亦可稍厭蒙人之望。

五. 釐定土默特田賦章程。

土默特蒙旗。爲歸薩托和清五縣設治之地。東與察哈

爾毗連西北與伊烏兩盟接壤。袤廣各四百餘里。以面積論。約十六萬餘方里。用按里合頃之法計算。應有地八十六萬餘頃。除去山河道路村鎮及五縣糧地。綏遠米地。台站地。公主府地。并不堪耕種之地。不計外。其屬諸土默特六十蘇木管轄之下者。尙不下三十餘萬頃。民戶輾轉租典。蒙人征取私租。而國課未納絲毫。殊失普天王土之義。現時正清理土默特地畝。或以爲應按照私租酌加二成。作爲歸公歲租。其意不無可取。而辦法則未敢盡同。蓋照私租附加。則近乎蒙人之附加稅。與田賦性質不合。土默特地。旣爲國家領土。則田賦章程。卽應特別釐定。不應照私租附加。如按照吉林田賦

辦法。每頃一律征收銀元三圓。則歸薩托和清五縣所轄土默特地。但以十萬頃計算。每年即可徵收田賦三十萬元。於歸綏財政不爲無補。惟就民情而論。其租種蒙人戶口地者。既納蒙租。又納國課。或不免苦負擔之重。此又在規定章程之時。斟酌情形。變通辦理。或酌減或國課令民蒙分担。而總不能因小小阻力。坐失久遠之計畫也。

六。變通達旗永租地。

達拉特旗地畝。原議永租不放。但由公家開渠招種。渠至何處。地即開至何處。初次丈過之地。約有四千餘頃。而歷年租地之數。祇光緒三十三年過三千頃。其餘各

年。均不足三千頃。修渠之事。悉歸公家。所定租銀。雖較他處爲多。然全數以充渠用。猶虞不給。前堃將軍深知其困難。於是改定辦法。將地包給民戶。以二千頃爲額。每頃年租十五兩。以五年爲限。滿不徵渠租。渠道即歸民戶自修。以爲如此辦理。雖不能增加收入。亦可免渠工虧墊。然三年以來。渠道頗多淤塞。地畝頗多荒廢。而租銀未依限繳納者。比比也。何以故。則以地非恒產。遂無恆心。來去無常。視同傳舍。則地不期荒而自荒。渠不期塞而自塞矣。如欲設法整頓。必自變永租爲放墾始。蓋地旣放墾。則民戶視爲永業。不肯輕言舍去。民有定居。田有專主。民知愛田。必先愛渠。渠工旣與民有密切。

之關係。則民戶必竭全力以赴之矣。爲實邊計。爲興利計。爲省費計。均無便於此。惟達旗素持承租主義。一旦改爲放墾。實非達旗所願。小小齟齬。必不能免。但西盟十三旗之地。放墾者十有二旗。而達旗獨不願丈放。實無正當理由。如與該旗嚴重交涉。當不難就我範圍也。萬一交涉無效。即當從速變計。取消五年限滿之約。將地畝永遠租給民戶。作爲世業。猶爲彼善於此。

七。清丈地畝。隨時編製土地台賬。

清理土默特地畝。爲歸綏近來最偉大之政策。然尙有應同時舉辦者一事。則編製土地台賬是也。蓋土地台賬。爲清理地畝之總冊。制田產。正經界。皆賴乎此。其編

製之法。大率一縣之中。以鄉爲綱。以村爲目。每村一冊。按段編列。每段頃畝若干。戶口若干。四至何界。地形如何。地質若何。時價若干。國課若干。坐落何縣。鄉村何名。何人承種。何姓出業。一一臚到。纖悉無遺。各村分冊。既成。各鄉復合各村爲一總冊。則每縣農戶若干。地畝若干。田賦若干。可以燦若列眉。向來飛灑倒累。契典隱詭之弊。亦可一掃而空矣。此時一面清丈。一面委派專員。編製土地台賬。既省手續。又省經費。一舉兩得。莫善於此。若此時不爲。異日或欲補爲之。其難將有倍蓰於今日者。此不可不預爲籌畫也。

八。清丈餘荒夾荒。

餘荒夾荒。東西兩墾均有之。東墾以豐涼興陶四縣爲最多。隴畔侵越之事。彼此告訐。時有所聞。但就各縣爭訟之餘荒而論。豐涼兩縣。即不下兩千餘頃。興和一縣。亦不下千餘頃。據老於墾務者言。四縣餘荒夾荒。約有萬頃左右。此雖約略估計之辭。然徵諸往日放荒情形。與現時民戶越墾狀態。所估當不甚遠。西墾但就杭錦一旂言。餘荒夾荒。亦復不少。蓋杭旂地畝初次招墾之時。草萊甫闢。丈放較寬。押荒銀兩。大率按照淨地征收。并未按照實地征收。以故領戶所有之地。多浮於所領之地。且杭旗地畝。除丈放四千一十八頃之外。餘地尙多。往往爲局員私自招種。收取短租。如能重行清丈。當

可增地一千餘頃。現時已經設局清理土默特地畝。土默特計六十佐。前次僅丈十一佐之地。應收地價。即有二十二萬餘兩之多。就六十佐推算。所收地價。當可增加四倍而強。如能再將東西兩墾切實清丈。則增加國庫鉅款收入。可以斷言。

九. 丈放台站地。

殺虎口等處台站地。凡十二處。六在河東。六在河西。將軍貽穀任內。業經丈放一萬一千餘頃。應征荒價計二十八萬餘兩。後因參案發生。暫行停止。民戶尙積欠荒價二十三萬餘兩。至前清宣統二年。將軍瑞良任內。改辦官租。不收荒價。仍給原領民戶承墾。從前積欠荒價。

一律豁免。蓋站地始末如此。此項站地本屬官產。押荒升科亦屬正辦。惟貽穀任內專徵收荒價。未爲站兵代謀。其辦法不無可議。至若改辦官租。令民戶向站兵繳納。鄙意亦未敢贊同。蓋既改辦官租。即應由公家徵收。乃公家置之不問。而令站兵直接向民戶收取。與站兵私產何異。果屬私產。亦應繳納正賦。以官產而視同私產。不能不謂其辦法之失當也。竊謂此項站地仍應由公家丈放。押荒升科。至兵站工食。應由公家斟酌情形。規定數目。按期給發。如此辦理。則站兵無虞枵腹。而國庫收入亦可稍有增加矣。丈放站地。除徵收押荒不計外。每年應徵田賦。但以每頃三元計算。亦可征收三萬

餘元。

十、清理歸薩托和清五縣城鎮宅地租。

歸薩托和清五縣城鎮，皆就土默特地面建設。蒙俗渾噩，多不善經營產業。寄居其中者，大半客民，或建築室廬，或開設舖戶，但歲得地基常租，並不知其地在何處。歷年既久，迷失遂多，甚至有祖父租典於民戶，而子孫不知收產，且不知祖父之名者。蒙地例不准賣，其自立約據、私典、私租者，多未經官稅契。一遇蒙民爭訟，判斷無從。復有奸蒙暗訪地無業主，出而冒認，以致纏訟不休者。若非切實清理，不能永斷輾轉。將軍貽穀任內，曾擬以清查保甲之法，清理地基。因參案中，止。現時仍應

按照從前辦法。着手清理。其清理之法。但查其房間屬
自何人。地基屬於何姓。其房地各有業主者。即令赴縣
署稅契註冊。各守己業。若房有所屬。而地無所屬。則爲
侵佔隱匿也無疑。此項地基。即作爲官產。每年地租。由
官徵收。另給新契。發交原主。永遠管業。如此辦理。不特
輻輳可清。即每年宅地租之收入。亦可積成鉅款。

十一。催收民戶積欠。

民戶積欠墾款。爲數至鉅。查歸綏墾務。自前清光緒二
十八年起。截至民國三年止。所有荒價租金應繳之數。
統計庫平銀四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四十餘兩。除已
徵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三百六十二兩有奇。及豁免綏

西短租歲租達旗永租四萬三千八百四十八兩有奇不計外統計民戶積欠尙有八十三萬八千餘兩之多不可謂非鉅款矣歸綏財政奇絀亟應從速催繳藉充庫儲。

十二籌還商股

查從前墾務公司所招股本應行發還者計十一萬餘兩因西墾積欠押荒爲數甚鉅以故此項股本至今尙未發還細察入股之人大半帶欠押荒至今未繳必待押荒清繳後始發還股本不特多費周折亦且苦人所難不如籌一簡便之法准以股本抵繳押荒無地之股准其轉售一轉移間則應收之押荒無虞帶欠應發之

商股亦可清還矣。

十三. 清結劈蒙荒租。

歸綏所徵蒙地押荒歲租均應按照成數劈給蒙旗。惟西盟各旗借欠公家款項至今未還者亦復甚鉅。蒙旗既有借欠未還之事故公家亦不免有扣款未給之時。在公家以爲貸款可以抵還在蒙人以爲公家損失信用。蒙旗之不願報墾其原因皆由於此。亟應劃清年限從速清結。應抵者抵之。應給者給之。不特可昭大信而服蒙心且可隱消墾務前途之障礙。

十四. 清查價買官地。

凡綏遠所屬地畝由公家丈放者統可稱爲官地。其中

復有由公家價買之官地。其名雖同。而性質略別矣。查八旗牧廠內。有官地四百七十餘頃。後有東路公司官公積項下撥銀一萬一千餘兩所買此項地畝。曾經售出三百六十九頃有奇。計得售價一萬零二百餘兩。又歸阿克敦領受六十七頃有奇。僅收銀四百五十兩。其餘欠項。均未清繳。除售出外。尙存地三十六頃有奇。又四成補地內。有官地一百頃。係由官公積項下撥銀一萬兩所買。所有此項官地。每年招戶承種。征收短租。當已積有成數。自光緒三十四年起。迄今已及七年。所收此項租欸。久未結算。亟應切實清理。以重公欸。一俟清理就緒。即可從速轉售。無庸由公家管業。致滋賠累。

五原縣志 二十一
十五.裁撤水利牧廠等局以節糜費。

查西盟水利總分各局實爲辦理後套渠工而設嗣因渠工告竣每年歲修改由民戶自行辦理故民國三年將水利總局裁撤而水利東西兩分局則因管理徵收永租歲租水利經費荒價積欠等事尙未裁撤其實渠工告竣水利局即無事可辦至於徵收永租歲租水租水利經費荒價積欠等事即可交由五原縣知事管理並無專設水利局之必要且聞後套修渠放墾弊混最多但就收支比較統計所收荒價租金不過一百一十萬餘兩而支出之數合渠費墾費及應劈蒙款統計乃達於一百三十餘萬兩以收抵支不敷在二十餘

萬兩以上。亦可見後套設局。有百害而無一利矣。所有水利東西兩分局。似應趕緊裁撤。以節糜費。又八旗牧廠墾務新局。於民國三年二月。已經放竣地畝一千餘頃。此後並未續籌丈放。迄今丈放完竣。將及一年。所有民欠荒價。除已收外。當復無多。似應將該局裁撤。免致局費虛糜。如謂民欠荒價征收未完。酌留一二人催收足矣。似無庸設立專局。收此無多之民欠也。

十六。嚴禁包戶包攬。

此間辦墾。弊竇甚多。而要以包戶之害爲最大。觀後套現時情形。即可知其禍國殃民之酷也。後套爲西北著名腴壤。人所共知。乃數年以來。地畝之墾者漸荒。渠道

之通者漸塞。何以故。則因所放地畝。由包戶承領。故所謂包戶者。非富商鉅宦。即在墾人員。達旗永租地。在墾人員所包尤多。因達旗永租地。實有四五千頃。公家祇以二千頃包出。有利可圖。故耳。包領之後。則派一家人。爲之經理。零租小戶。代爲耕種。而此小戶既無恆產。又無恆居。每年秋去春來。如同社燕。又年易一處。並不固尋舊巢。以此開闢十年。而口外人煙稀少如故。不過以漢人之游耕。易蒙人之游牧而已。其間相去。豈能以寸哉。小戶所耕之地。既非一己永業。大率用惰農創荏辦法。鹵莽而種之。地不滿耕。但循往年苗根。用犁一次。隨即循耕下種。俗謂之創荏。一年不耕。則葦草生焉。兩年不耕。則蓬蒿沒人矣。既不愛田。

豈能愛渠。既不治田。豈能治渠。此田所以漸荒。渠所以漸塞也。且種地小民。每年納租於包戶。無絲毫拖欠者。公家欠徵之荒價。誰欠之。包戶欠之也。公家欠徵之歲租。永租。誰欠之。亦包戶欠之也。不特此也。國家嘗因災歉。豁免歲租。永租矣。而受實惠者。包戶也。小民應納地租。已如數納於包戶。固未沾絲毫實惠也。是後套之有包戶。於移民實邊之計畫。有妨於國家永久之財政。有害。斷斷然也。如包戶之弊不除。不及數年。已開之渠道。必變成平壤。已墾之田畝。必變成荒原。秋去春來之民戶。將永不復來。空虛無人之邊地。將永不能實矣。故不欲整頓墾務。則已。如欲整頓墾務。必自嚴禁包戶始。

十七. 渠道採官督民修辦法.

後套渠工宜採官督民修辦法。斷不能採官修辦法。人皆知之。至官督民修辦法。亦自有善不善之別。自民國元年以後。後套渠工。何嘗不採官督民修辦法。而淤塞年甚一年。灌地年少一年者。辦理未善故也。查該處民修辦法。初議由社長包修。繼乃改由包戶包修。所謂包戶者。大率往日在墾人員。試問此等包戶。孰非以牟利爲目的者。欲其任修築之責。能乎否乎。包戶承包之後。復零星包於小戶。此等小戶。春來秋去。其於渠道。本無利害切己關係。欲其任修渠之責。能乎否乎。況水利局員。復因距綏遼遠。長官耳目難周。多與包戶狼狽爲奸。

陰行其侵漁之計。此等官督辦法。根本已經錯誤。又予以營私舞弊之權。欲其任督修之責。能乎否乎。既有此種種原因。上級機關。又不嚴加考核。欲渠道不淤塞。能乎否乎。如欲改良辦法。有三大先決問題。第一。包戶之弊。能否設法革除。第二。後套地畝。能否作爲民戶恒產。第三。五原縣知事。是否慎擇廉能。能否勝管理水利之任。此三問題解決。始有辦法可言。蓋後套之大弊。在包戶。必先革除包戶。地畝始可收回。地畝收回之後。始可承租於農民。作爲恒產。地畝既爲民戶恒產。民戶始有定居。既有定居。然後春來秋去之浮民。可變而爲土著。既爲土著。然後心志可定。然後游佃游耕之習可革。然

後所受田畝。可以極力經營。不肯輕言舍去。田畝以渠道爲性命者也。無渠不啻無田。民既愛田。自必愛渠。民既竭全力以經營田畝。自必竭全力以經營渠道矣。此不待煩言而解者也。然小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是非有廉能之吏督率而監視之不可。五原本新闢之地。政務尙簡。應以招民墾地。督修渠道爲知事之專責。果能慎選良吏。嚴定考成。當無不盡心民事者。既有盡心民事之官。又有考成以隨其後。則民之疾苦。不啻身受。果有可以爲民之福利者。自必竭忠盡智以圖之矣。此又不待煩言而解者也。包戶既革除。小民有恒產。又治以廉能之吏。謂尙有地荒渠塞之弊。其誰信之。聞甯夏治

渠辦法。以民戶爲主體。每渠有渠董。係民戶殷實者充之。管理水利。雖爲地方官專責。然但督其成。不侵其權。每年修渠。地方官臨時派委員監之。其作工也有定程。或出夫。或出費。聽民戶自便。其興工有時。其竣工有期。不能逾。工將竣。則民戶向渠董具切結。渠董向委員具切結。報修濬如式。渠之通塞。由民戶負責。故租課無欠。地方官名管水利。然無常設機關。故費用可省。蓋亦辦法之較善者。後套如欲改良渠務。此等辦法。似亦可採取云。

潛廬續稿卷之七終

三女世玲校錄

潛廬續稿卷之八

潛江甘鵬雲藥樵撰

清故太常寺卿袁忠節公墓誌銘

代

八卦教起嘉慶年間。魯豫淮徐所在有之。疆吏懲林清之變。治邪匪特嚴。餘孽未盡也。光緒庚子。邪氛復煽。起曹濮。蔓延畿輔。假神道。設壇。傳拳術。張扶清滅洋旗幟。號義和團。專與西教爲仇。東撫毓賢直督裕祿。詔爲義民。深信之。而諸用事親貴力袒之。遂招引黨類數萬。蟻聚京師。勢甚張。持刀矛。橫行市衢。焚掠無所忌。又得董福祥軍。聲勢相倚。狼狽爲虐。於是焚教堂。殺教民。戕日本書記官。德意志公使。圍攻各國使館。槍聲澈夜不絕。

方是時。羣昏當國。楚督張公之洞。江督劉公坤。一電奏邊衅不可開。拳民不可恃。請勦甚力。不省。盈廷百爾。鉗口結舌。不敢置一辭。太常卿桐廬袁公憤極。數廷爭之。以謂邪匪盜兵輦下。急宜痛勦。以止外兵。不應輕啟衅端。危宗社。復與嘉興許侍郎景澄。一再抗章極諫。並請嚴懲禍首。遏亂源。言至痛切。以此觸怒權貴人。構陷下獄。與許公同死柴市。時七月三日也。未幾。八國聯軍破都城。兩宮西狩。距公之死。纔十餘日耳。和議成。特詔復公及許公故官。宣統紀元。追加褒卹。賜祭葬。予謚忠節。公抱經世閔略。未究其用。而被禍以死。天下悲之。公所建白。關繫天下安危。自公言不用。而亡國之禍。遂胎於

此所可悲者國耳。不獨爲公悲也。公諱昶，字爽秋，浙江桐廬人。少孤露，所處至艱困，而自奮於學不輟。蓋當童龀之年，其志意固已倜然遠矣。年十四，補諸生，讀書杭州東城講舍，師事高伯平山長均儒，而與譚復堂孫仲容、黃元同、王子裳爲友。學益進。同治丁卯，舉於鄉。禮闈報罷，復從興化劉中允熙載遊，研窮性理。又問經義於嘉興鍾大令文烝。由是博通漢宋之學。久之，入京師，爲內閣中書。盡交日下賢豪長者，以時博考朝章國故。古今政治善敗得失，蓋無所不通。郡國之利病，四裔之情僞，九州之風土物宜，蓋無所不究也。光緒丙子，成進士，以戶部主事用。癸未，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兼

同文館提調。會典館纂修。補戶部員外郎。壬辰。充會試同考官。其冬。簡授安徽寧池太廣道。公浮沈京曹十有七年。出領一道。則本平生所蘊蓄。施之於政事。持廉儉。爲僚屬先。裁陋規。嚴關權。塞漏卮。保主權。尤急民事。修農政。勸蠶桑。振工藝。恤商艱。治盜懲奸。慎刑平讞。力除爲民害者。不使民有冤。而興學育才之舉。尤汲汲焉。爲之無倦。蕪湖舊有中江書院。久弛廢。力振之。仿胡安定湖學遺法。設經義治事兩齋。分課經史義理。掌故時務。格致諸學。手訂課程。以次推行。各屬多士嚮風。由是皖學稱盛。凡四府一州。職責所在。次第畢舉。而督修蕪湖沿江隄及新縷隄。捍田廬。防水災。謀永利。氓庶尤謳

頌之。戊戌夏擢陝西按察使。踰月遷江寧布政使。移直隸。未及行。改用三品京堂。入直總理衙門。已亥除光祿卿。轉太常。直總理衙門如故。國家自甲午戰後。外侮日亟。公折衝應變。常獨任其難。同列引以爲重。顧性伉直。遇事持正議。不肯唯阿。取容。以此爲時所忌。而公不顧也。語人曰。我求有裨於國而已。禍福利害何計焉。會駐外使臣缺。議以公代。公辭之。蓋公鑒於國勢積弱。交涉日繁。在朝得隨時獻替。或可稍有補益。又病舉國士夫。懵於中外情勢。不審時措之宜。甲午以前。以主戰爲忠。直而不顧後禍。甲午以後。不修內政。而專言練兵。非所謂善謀國者。頗思力挽積習。與並世賢達。熟籌安攘之

策自治之方。並請旁求識時濟變之才。分布中外。共支艱危。所志未遂。而拳禍作矣。方德宗之變法也。頗忤太后意。既再出臨朝。則以端王載漪之子爲大阿哥。圖廢立。爲歐西使臣所阻而止。心噉焉。載漪尤深恨之。適義和團發難。遂假之以圖一逞。豈知召禍如斯之烈也。太后初頗持重。慎兵端。蔽於羣小。貿然言戰。而衅成矣。逞一已私忿。乃至義邪匪而罪忠諫之臣。昏謬至此。國欲無危。烏可得乎。清社屋矣。獨公之氣節。重江湖間耳。在天有靈。當不知若何悲痛也。小人爲邦。遂促亂亡。可慨也夫。公以道光丙午八月初八日酉時生。被難時年五十五。曾祖顯韜。祖明誠。並國子監生。世有隱德。考世紀。

優行廩生。洪楊之亂，參軍事。以勞歿。卹予雲騎尉世職。祀嚴州昭忠祠。三世皆以公貴。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夫人全椒薛氏。掌山東道監察御史春藜弟五女。後公三十年卒。造室柯氏。子四。允櫛。法部員外郎。良肅。工部主事。松喬。殤。榮叟。學部員外郎。女五。孫五。女孫六。光緒壬寅九月八日。葬公於杭州八幡嶺。乙亥冬。公子允櫛等致狀請銘幽室。予少讀書中江講院。沐公教澤最深。公之生平知之最悉。不敢辭。謹叙述而銘之。蓋距公被難之歲三十有六年矣。銘曰。

噫吁乎。召禍兮無門。據政地兮羣昏。忠言止亂兮充耳弗聞。袒右兮衰民。朝衣東市兮社稷之臣。一死非所恨。

兮。所恨未能救亡而圖存。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有土一邱。西湖之濱。忠骨藏于此。與岳于鄰。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誥授榮祿大夫奉錦山海兵備道竹谿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名席珍。字聘三。湖北竹谿人。曾祖人龍。祖正魁。世有隱德。父志鳳。字岐翽。以俠義稱。洪楊之亂。曾率壯丁解人和寨之圍。鄉人德之。君幼沈毅。不與羣兒伍。初從鄉里師學。制舉業。非所願。適有回疆之變。左文襄公率師度隴。君慨然曰。大丈夫焉用毛錐爲也。吾其效班定遠故事。投筆從戎矣。間關走萬里。投效左公麾下。以勞由巡檢保通判。已而福州將軍穆克圖善率旗軍

繼至。見君深許之。以爲篤實有血性。緩急可恃也。回亂平。左公還朝。穆公授寧夏將軍。君留幕下。有所事。事輒辦。穆公甚任之。光緒甲申。穆公任東北練兵大臣。邀君同往。參戎幕。凡一切督練事宜。皆資君擘畫。以勞績由通判保知府。君復建議。召集蒙古王公及索倫鄂倫春布特哈各部落酋長。協議聯防。以鞏邊陲。穆公從之。於是東三省勁旅名天下。辛卯春。穆公卒於軍。朝廷以定祿繼穆公任。定公以君老於邊事。倚任一如穆公。檄委總辦寬河金礦局。訂礦章。嚴偷漏。成績斐然。軍糈賴以無缺。君之力也。庚子春。拳亂作。八國聯軍陷京津。兩宮西狩。黑龍江將軍壽山殉難。吉林將軍長順迎俄軍入

境盛京將軍增祺率殘兵退守朝陽。徧地駐俄兵。秩序亂。勢岌岌。無主者。俄人乘亂要挾。攫利權。道員周冕欲藉外勢圖非分。盡許之。增公聞之。大憤。集屬吏謂曰。疆土豈可予人。諸君有能入俄軍爭回侵地者耶。羣怵俄威。燄相顧無應者。君慷慨言曰。入俄軍爭廢約。我任之。雖冒險。不敢辭也。單騎赴旅順。與俄督阿克雪夫據理力爭。侃侃不撓。卒廢周約。撤退所駐俄軍。增公回盛京。倚重君。如左右手。曰。力爭主權。不爲威惕。外交才也。委充奉天交涉局總辦。兼領警察局。方是時。盛京雖收回。外縣駐俄軍如故。眈眈虎視。圖攘利權。暴徒肆劫掠。日有所聞。羣盜如毛。負隅思逞。風聲鶴唳。一夕數驚。百孔

千瘡萬分棘手。增公亟思有以善其後。籌設善後局。亦以君任之。君則秉一片血忱。力任其難。從容肆應。窮日夜靡倦也。俄人議東北商約。所欲奢多。侵我主權。君執不可。一再赴旅順。與俄提督阿克雪夫力爭。俄人脅以威。君不爲動。慨然曰。我若畏死者。肯單騎至大軍耶。俄人不能難。卒成約而還。國權賴以挽回。各州縣所駐俄軍。次第撤退矣。土寇十四閩王。劉彈子。林七等。糾黨萬餘人。盤踞通化。桓仁。寬甸。鳳城等十餘州縣。謀不軌。吏逃民散。閭里爲墟。官軍不敢勦。增公憂之。君獻策曰。是當設法招降。以散其黨耳。躬入匪巢。曉以利害。責以大義。匪衆感悟。願受約束。降者半。歸農者半。劉彈子不願

官放歸農。不費一卒一兵。通桓等邑悉復。林七逃。所誅僅十四閻王一人而已。棍徒金百功。率衆劫行旅。人民苦之。金故皇族。法審處。不敢繩以法。君曰。暴不除。良能安耶。捕金繫獄。語人曰。吾所治者。莠民而已。家世何問焉。以此羣暴斂迹。不敢公然橫行矣。先是盛京失守。增公得革職處分。迨兩宮回鑾。增公陳奏收回失地。削平羣盜。情形甚悉。朝廷嘉之。開復將軍原職。直隸總督袁公世凱。知君才。奏請以道員加二品銜。調直任用。增公不欲君遠離。仍奏請留奉。壬寅春。廷議接收營榆鐵路。及鹽關各稅。允袁增二公請。以君爲奉錦山海兵備道。君與俄督巴希洛夫議收路稅事。俄人以君貌溫厚。懾

以兵。君談笑自若也。從容以理折之。巴辭窮。又重君雅量。立撤俄旗。定期交還路稅如約。主權復矣。君不自以爲功也。翌年。仍任奉天交涉局總辦。兼領警察局。俄欲開大高嶺馬路。峻拒之。俄欲裁團練。力却之。俄欲採伐鴨綠江木植。定按年換票之例以限之。偵知林七潛匿煙台圖煽動。設計擒獲。斬之。語人曰。固主權。謀公安。旣我之責而已。丁未。盛京改行省。趙公爾巽任東三省總督。甄別屬員。多所參劾。特保君。以爲堪勝封圻任。奉旨。加按察司銜。戊申。黑龍江巡撫周公樹模。調君任稅課司總辦。嗣稅課司歸併度支司。以君總辦電燈局。旋任黑龍江交涉局總辦。凡華洋交涉案件。舊由領事與華

官並坐堂皇會同審判。西人所謂治外法權也。各國無此例。獨中國有之。會黑龍江法廳成立。君提議交涉案件。應改由法廳審判。領事持異議。君曰。既設法廳。豈可仍沿用從前權宜之制耶。持議甚堅。高等廳丞趙儼蒨力贊之。領事不能難。議遂定。時上海尙有會審公堂。收回領事裁判權。蓋自黑龍江始。入民國。奉天將軍張作霖聘爲諮議。黑龍江將軍吳俊陞其門人也。聘爲高等顧問。雖退居閒散。而壯志弗衰。逮丙丁以後。痛外患日迫。而內訌不已。輒深曠太息。而憂禍至之無日也。遂退隱瀋陽。不復問世事矣。遘庚午九一八事變。積感尤深。終日鬱鬱不自得。而病遂不可救。以中華民國二十四

年一月十二日卒於瀋陽湖廣會館。距生於清咸豐丙辰十一月廿四日。年七十有九。方彌留之際。語其家人曰。若等速入關。予已奉穆公命。赴黑龍江練兵。恢復失地。不克南歸矣。殆所謂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者歟。夫人金氏。子二。樹聲。江寧法院檢察官。樹勳。江蘇高等法院書記官。女二。聯芳。聯珠。孫四。常暉。常燿。常煜。常炷。孫女一。錦翫。以戊寅年十月十四日。葬君於竹谿縣人和寨荻峪溝之祖塋。樹聲抱行狀謁余。銘君幽室。予與君雅故。不得辭。乃爲之銘。銘曰。

茲勞臣之阡也。埋骨荻溝。功在窮邊。容貌若愚。志苦而堅。單騎入敵軍。力爭主權。死不忘恢復。賚恨三泉。嗟國

無人收回失地何年 己卯歲四月刻石

漢川林君墓表

君諱以鑾字丹墀林氏原籍莆田自秀一遷漢川之南湖遂爲漢川人明永樂間有曰晉者累官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伉直敢言不避權貴君三世祖也事蹟載明一統志祖鍾俊以歲貢爲鶴峰州訓導勤於其職多士頌之考楚善邑諸生有文譽娶於馮繼娶曹生丈夫子五君其長也君幼沈靜喜讀書六經諸史多所博涉尤篤嗜唐宋八家文爲制舉義取徑獨高識者寡以故久困名場無所遇遂棄之而懇懇講敦本之學嘗曰修身厲行求在我者也舍孝弟不講而僕僕希進取於不可

必得之數。何爲哉。君雖不列摺紳籍。而門內之行。盛爲鄉人所推。其事親也。能養志。凡有可以慰親心者。無弗爲也。篤友于之愛。有長枕大被風。而督教綦嚴。嘗訓飭諸弟曰。爲人須自做人始。富貴功名。皆身外物也。欲做人。須自言忠信。行篤敬。堅苦耐勞始。諸弟化其德。均篤守之。不敢忘。弟以蠶。砥厲學業。聲名雋一壘。則君之教也。居鄉慕郭林宗。王彥方爲人。能持正。鄉鄰有訟爭。得君片言立解。慷慨好施予。里中孤寒。待以舉火者甚衆。有假貸力不能償者。君輒焚其券。人以爲難。於乎。世人動喜稱述奇節。而鄉里庸行。每多忽之。一似不足重輕也者。不知天下之亂源。大都萌芽於此。有子楊欒。孝弟。

以爲可杜犯上作亂之漸。內行之不修。而軼出繩軌之外。天下有不莽莽大亂者乎。然則欲挽末世澆薄之風。俾趨於淳厚。如君之敦品植行。可爲鄉里矜式者。焉可少也。焉可少也。君生於道光戊申正月廿五日。卒於光緒戊戌四月廿八日。年五十有一。先後娶閔氏張氏楊氏韓氏鄒氏。有子一。曰占湧。孫四人。其樛。其材。其梧。其桐。某年月日。葬君於漢川斗步集御史台之原。未有麗牲之石。民國紀元後二十年辛未。君子占湧。慨然痛先德之未章。介其族人林丙炎。謁余表其墓。予以君之行誼。可式末俗。於是揭君生平。書諸墓碣。俾知滄海橫流之日。一鄉一邑。尙有此篤行人也。潛江甘鵬雲表。

豐潤張君墓表

前清光緒初。郭侍郎嵩燾出使歐洲還。奏請脩鐵路。廷議阻之。不果行。甲申甲午兩役。兩遭敗衄。朝野上下。借箸籌自強。築路之議始決。顧築路爲中國創舉。非富有工程學者。莫能勝任。乃派遣學生赴歐西習路政。而曠日持久。不能待也。於是借才異國。用外人爲工程司。而國人隨同學習。其穎悟者。壹志殫力。冥心以求之。隨所指示而默察之。循其粗迹。而遂得其精微。審其措施。而遂洞其闡奧。無庸留學異邦。富有工程學識。所謂置之莊嶽之間。習而與之化者矣。如豐潤張君。即其人也。君名廣餘。字子豐。先世籍江南上元。明永樂八年。遷江浙。

居民十萬戶實畿輔其先有曰彥希者隨同北徙著籍
豐潤縣之胥各莊遂爲豐潤人世業農以忠厚傳家傳
十八世曰德福君曾祖也祖國信父殿魁母氏劉生丈
夫子四君其季也五歲而孤有至性不與羣兒嬉家綦
貧憫母徹宵紡織輒伴侍忘倦或乘間請稍息往往泣
下母嘗語族黨曰此兒天性篤孝或能亢吾宗乎年弱
冠躬負販養母朝而出暮而歸以爲常而獨居深念人
莫測也不耻生事之艱而恥恢張先緒之無術不恥所
處之困而恥不能執一藝以成名蓋自是有卓然自立
之志矣會津沽鐵路議起乃棄商而工忍堅苦躬勞役
先人而作後人而息所處無不當主者嗟歎之旣而築

京津築津榆。君皆在工役中。而京奉一路。君任監視責。力尤多。其建築專門之學。與其畢生從事路工之功績。蓋莫不權輿於此矣。時工程司爲英吉利人。君嫻英語。日與處。所聞益博。所學益精。經驗亦益富。肯任事事。輒辦。主者以爲能。任君督工。錦州新民間路工之速。君之力也。光緒三十一年。築京張鐵路。詹天佑任總工程司。主不用外人。此路險工。以居庸關隧道爲最。疊嶂重巒。施工不易。人皆色沮。莫敢應者。君獨毅然任之。不辭。語人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密運匠心。審施工。後先。鑿破鴻濛。劃然洞開矣。出隧道而北。山勢斗絕。壁立千仞。崇岡複嶺。縱橫數十里。施工尤不易。羣相顧失色。

君獨建議曰。此工籌之久矣。必欲鑿隧道。誠難爲力。如
籌變計。未嘗無法也。變計奈何。則曰。盤山逆行。上抵青
龍橋。可邇迤而北。此避險法也。第路工多廿餘里耳。總
工程司早籌及此。未決也。聞君言。則大喜。意遂決。而路
成矣。開車之日。外人來觀者接踵。大叱異之。謂此路建
築法。歐美且不多見。不料中國工程精妙如此。以此詹
天佑名聞中外。而不知皆君勦助之力也。自是而後。君
聲望日益隆。凡有路事。不能舍君矣。宣統元年。築張綏
路。君任工獨多。三年。築川漢路。調君開七里峽隧道。以
國變停工。君用爲恨。民國三年。築吉長路。交通部調君
估計土門嶺隧道工程。知君富經驗。不欲諉諸他人也。

八年。築隴海路。其陝州廟溝隧道工程。君任之。十年。築錦朝路。其土寶營子隧道工程。君任之。十四年。隴海路海州工程。君任之。十六年。築吉敦路。其威虎嶺隧道工程。君任之。十八年。築瀋海路。其橋梁工程。君任之。路工以隧道橋梁爲最難。而君所任獨多。嘗語人曰。天下無難事。但患心力有未盡耳。難何畏焉。蓋數十年中。凡修路之役。君未嘗不與。建築之法。又無日不在考慮中也。統工役幾萬人。率以兵法部勒之。而時卹其困苦飢寒。故工役樂爲用。君於鐵路。眞所謂性命以之者矣。抑君雖以工程名家。未入鐵路學校。而考其成績。雖留學歐美者。莫能及之。蓋君之學。率得之經驗。經驗既多。則成

功可以操券。譬善戰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至學古
兵法。譬善醫者。操起死回生之術。臨證多而不拘泥古
方。昔越女論劍曰。臣非有所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然
則君之工程學。所謂忽自有之者矣。非果忽自有之也。
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也。古稱師心自得。君殆無愧焉。
顧無書。建築術祕不傳。人頗惜之。然自古絕技。如歐冶
子之劍。養由基之射。墨翟之飛鳶。孔明之木牛流馬。皆
不聞有書。無書焉。足病也。而况成績斐然。昭昭在人耳
目者乎。君見義勇爲。務求有濟于世。庚子拳禍。聯軍入
境。君任英軍繙譯。隨軍所至。保全獨多。英帥陶華。推爲
長者。回國以後。尙訊問不絕也。直隸提督聶公士成。籌

海防謀綏靖君左右之與有勞焉而不肯言勞山東河
決順直辦工賑君慨助萬金不願邀獎敍聶公奏請賞
給四品頂戴直督袁公世凱東撫周公馥奏請以道員
用非君志也方調赴川漢路也挈工役萬人同往遭值
軍興阻隔蜀中設法運送回籍所費不貲獨力任之無
難色凡地方善舉如設學校創火會建刹宇補路修橋
等事率捐金首倡惟恐後人尤篤于親故尤貧困者所
飲尤力焉故其卒也人皆思之主路政者尤所惋歎而
痛惜君之不可作也君以清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七
日生以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卒春秋五十
有八娶趙氏男五桂森桂楸桂馨均法政大學畢業桂

攀桂樞。均幼女一。適胡君素。孫男三。孫女三。君嘗携諸子遊西山。徘徊不忍去。諸子從容以退閑娛老爲請。君曰。盡瘁鐵路。我之願也。歸享清福。非我意矣。此處風景幽勝。我所喜。百年後。覓墓田數畝。藏我體魄可耳。君既歿。卜地於北平阜成門外西山福壽嶺之陽。以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葬。遵治命也。既葬之翌年。長君桂森。抱行狀。介石君。蓋年。謁予。表君墓。予惟君以孤童奮起。不假師授。博精建築之學。遂佐路工之成。其功不可沒。爰述君立身制行本末。鑿石墓門。以式鄉邦。而訊異世。并爲之銘。銘曰。

惟西山。君所藏。嶺福壽。兆禎祥。松四圍。森成行。村郎杉。

作維防。德不孤。鄰賢王國道成。功難忘。蠹豐碑。詔茫茫。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冬十二月。潛江甘鵬雲述。
清封淑人先母王太淑人靈表

嗚乎。我母棄養五年於茲矣。初意歸櫬潛陽。與先府君
同穴。狂氛猝起。邱里爲墟。舉足趨趨。歸期莫卜。乃遵治
命。營葬西山。非敢緩也。遭逢世亂。莫如何也。母姓王氏。
同邑處士大倫公女。年十八。歸我府君。家故貧。母安之。
府君好讀書。游藝四方。不事家人生產。凡米鹽瑣屑。皆
我母任之。母逮事先祖妣白太淑人。得白太淑人歡。嘗
語姻戚曰。么婦賢孝。我願么婦將來得賢婦。亦如么婦
之事我也。潛俗幼者稱么。姊姒行。母次居四。故祖妣以

么婦稱之。母生兩男一女。萬緡蚤殤。惟鵬雲及妹在室。無僮婢。飲食衣履。咸取具一身。屢遭荒歲。日不再舉火。壬午癸未間。尤甚。母恐鵬雲廢學。令讀書宅旁古寺。而率家人紡績以爲食。所入微。噉糜粥充飢。夜則一鐙熒然。治女紅。常數更鼓爲節。敗絮自擁。不知所處之困也。方是時。家徒壁立。盜無一夕儲。族戚憫之。勸鵬雲徒業救窮。母固不可。訓鵬雲曰。君子固窮。窮何病。特患學不進耳。汝宜勵志力學。毋貽先人羞。若因貧廢學。非我意矣。鵬雲以此益堅向學之心。擬出門求師。母力贊之。謂曰。男兒志在四方。伏處鄉僻。終傷孤陋。汝往矣。進德修業。我所望也。母玩愒。母自滿。母交損友。母墜祖宗勤儉。

家風。我居貧慣。汝往矣。母吾念。鵬雲謹識之。不敢忘。自是歲往會城。不時歸。偶歸省。母輒問得益友幾人。良師誰也。具答之。則輒然喜。且曰。汝從良師益友游。吾心慰矣。我之辛苦不徒矣。迨鵬雲捷南宮。通朝籍。母狂喜。謂曰。得官非所喜。喜效力國家。可展汝夙抱耳。願力規遠大。備世用。慎毋負初心。既而于役并門。遭政變。母慨然曰。世將亂矣。豈能行其志。及早抽身。不可緩也。鵬雲遂謁假歸。不復出。母愷悌慈祥。生平無妄言。能飲人以和。又善教誨人。鄰里皆悅而化。尤喜講說先人遺事。以訓誡子姪。嘗曰。汝輩先學做人。一舉步不可忘先德。否則罪孽重矣。凡與後輩言。皆此類也。處娣姒。終身無間言。

接下以恩多所顧念里黨稱之以爲賢自後迎養北平里中諸母惘惘若有所失也每歸里諸母爭邀請致殷勤惟恐速去及母卒於北平故里內外長幼罔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母初封恭人晉封淑人生於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二月十四日以民國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卒即夏正戊辰六月二十六日也年八十有九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夏正癸酉十一月初四日安葬於北平阜成門外西山雍府村之原用形家言亥山已向府君姓甘氏諱樹椿字雨亭號靈庵歲貢生世居潛江北城通政里鵬雲清光緒癸卯進士官至吉林省國稅廳長妹適同邑劉官俊孫二世璜世琦孫

女三世瑜世珊世玲曾孫男女三永思永惇永恪嗚乎
母生八十有九年少苦操勞中苦飢乏晚苦疾疢重以
骨肉之慟死喪之戚無所解于心蓋終其身鮮一日之
歡焉嗚乎痛哉鵬雲德薄能鮮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
者豈特謹遵嚴訓而已亦重賴有母教焉爰略述一二
鑣石墓門以詔後昆什百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中華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男鵬雲表并書

長孫永思墓碣

嗚乎天之罰我何其酷也無父何怙矣無母何恃矣俾
我孤露長爲無父無母之人痛何如矣弟殤矣妹亡矣
糟糠之妻棄我逝矣二子不祿矣已矣已矣不可追矣

幸有二孫。繼我志。讀我書。猶可藉以自慰。今長孫又不幸短命死矣。嗚乎。天之罰我。何其酷也。孫名永思。字慕鞠。志氣甚高。喜治九流百家之學。長老稱之曰。甘氏繼起有人矣。初卒業北平華北大學。繼卒業天津法商大學。仍日夕求學。不稍輟。東西哲學。尤所究心。頗有志留學歐美。求深造。不料力學而病。病而死也。天乎。天乎。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天道果福善耶。苦心人。天果不負耶。以孫之沈靜好學。竟令賚志以沒耶。予天之鮮民也。既奪吾子。復奪吾孫耶。天之罰我。不太酷耶。嗚乎。哀哉。孫以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三月初五日生。卒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即夏正癸酉九月十八日也。

年二十有六。我次子世琦。其父也。先卒。次媳關氏。其母也。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即夏正十一月初四日。安葬我母王太淑人於北平阜成門外西山雍府村之原。以孫祔葬塋側。俾長侍夜臺。或可稍慰我母岑寂耶。碣其墓者。其弟永惇。爲之辭者。其祖父息園老人也。時年七十有二。

楚師儒享堂祭文

遐覽古今之世變。何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豈平治天下。非天之所願耶。抑亦人心造劫。而天亦莫如之何也。今欲挽回劫運乎。昌明正學。其先務矣。自正學不明。而天下遂莽莽大亂而不可止。於惟楚學。遠有淵源。由遜

清而溯周京。上下三千年。諸先生以不世之才。崛起江漢之間。或出也。則竭忠盡瘁。足以遺大而投艱。或處也。則隱居求志。足以立懦而廉頑。隱見不必同。而服膺周孔。則無弗同也。事業不必同。而師表人倫。則無弗同也。今何世乎。大道既隱。褒說紛歧。觝排舜禹。嗤點皋夔。闢孝討父。出諸口而不怍。平等民權。筆諸書而自以爲宜。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人人放蕩乎繩軌之外。不恤潰決藩籬。聖道衰微。童子無師。外患內憂。迫於睫眉。泱泱大國。乃至阡於危亡。而不自知。烏乎噫嘻。人心死矣。其何可追。竊願以諸先生之學行。作後學之著龜。庶幾可挽既倒之狂瀾。而救時局之艱危。哀痛陳辭。

以薦酒后。神靈降止。尙其鑒之。

祭段執政文

嗚乎哀哉兮。椽我天民。國之不競兮。壞我長城。萬方多
難兮。邪說橫行。小民之困於倒懸兮。哭訴無門。國將不
國兮。何堪外侮內訌之紛起而迭乘。橫術何廣廣兮。固
知國中之無人。梁木其摧兮。何所賴以救亡而圖存。共
和國體之改建兮。公促其成。洪憲帝制之自爲兮。公遏
其萌。復辟之軍突起兮。鋒不可撓。公獨誓師馬廠兮。遂
以折陰謀而靖狂氛。民國之肇基兮。孤立而無與爲羣。
公獨倡議參戰兮。遂以參預歐亞之同盟。謝政而高隱
津門兮。將學佛終其身。倏携家遷居滬濱兮。豈真避地

而逃名。公明見萬里之外兮。爰識焉能測其憂國之苦
心。雖不與聞國政兮。猶得坐鎮雅俗而師表人倫。功在
天下而不可弭忘兮。自公視之。等諸天空之浮雲。不矜
其功。不伐其能兮。庶乎泰伯之三讓無稱。四大皆空兮。
不染纖塵。樂天知命兮。自忘其貧。生而爲英兮。死而爲
靈。撒手入兜率之天兮。而何有乎千秋萬歲之名。一瞑
不視兮。而獨不能忘情於弱國之復興。嗟國人之不悟
兮。奈何執我見而輕啓政爭。興不急之務。以吸生民脂
膏兮。胡不惕然於國命之將傾。邦本動搖而不固兮。豈
可以空言而坐挽時局之艱屯。公披瀝肝膽以八勿之
說箴儆國人兮。悲乎痛哉。將死之哀鳴。憫羣黎之困於

水火兮。見公宅心之仁。告國人以轉弱爲強之道兮。見公憂國之深。靈輻北來兮。宜乎白首黃童之悲愴。嗚咽而不禁涕淚之沄沄。嗚乎哀哉。尙饗。

祭學隱老人文

烏乎哀哉。今何時乎。玄黃慘黷。人類將盡。萬劫不復。揆厥所由。大道淪亡。龍蛇起陸。麟鳳潛藏。康莊莫由。乃走歧路。荆棘塞途。罔知悔悟。以亂肇亂。以譌傳譌。人心造劫。彼蒼奈何。人心死矣。浩劫至矣。日月無光。天地閉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神龍潛伏。燕雀雲霄。豺狼當道。狐兔縱橫。黃鐘無聲。瓦缶雷鳴。繁惟老人。身丁世亂。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欲尋蓬萊。蜃樓浮空。欲覓桃源。問津無

從唐虞世遠。哀時不逢。惟以作人。詔示愚蒙。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晚稱學隱。以娛暮年。無事靜坐。旁參佛老。抗希古人。不廢探討。後學模範。先輩典型。脫離塵網。乘化歸真。望治未能。哀哀衆生。一瞑弗視。豈曰忘情。哲人其萎。學者失師。奠酒隸詞。尙其鑒之。烏乎哀哉。尙饗。

西山安葬先母告文

維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男鵬雲率女世珊世玲。次孫永惇。謹以香帛酒醴之儀。致祭於我母王太淑人之靈柩前。而言曰。嗚乎哀哉。嗚乎痛哉。不見我母於今五年。栢椁猶在。音容渺然。停柩古寺。數更寒暑。兒之咎愆。擢髮難數。兒有初願。歸櫬潛沱。桑梓兵戈。道

弗奈何。爰卜宅兆。西山之樊。南臨後屯。北枕雍村。臚臚
皋原。庶妥靈魂。追述母德。鑲碑墓門。爰筮良辰。謹安窀
穸。亥山已向。卜云其吉。我母盛德。終身艱苦。棲神此土。
狐兔焉敢侮。敢告我母。兒老且衰。遭逢世亂。寸心寸灰。
所耿耿者。惟有鮮民之哀。敢告我母。兒生不幸。天旣奪
吾子。長孫又不幸短命。敢告我母。兒心淒涼。旣送子死。
又送孫亡。天之戮民歟。奚取乎命之長。敢告我母。瘞孫
塋側。俾長侍幽室。慰母岑寂。敢告我母。兒命不辰。死者
不復生。二女一孫。弱息僅存。俾勵學業。稍擴見聞。兒髮
種種。漏盡鐘鳴。日暮人也。能目睹其學業之成耶。敢告
我母。浩劫至矣。滄海橫流。天地閉矣。人心牿亡。莫可冀

潛廬續稿卷之八終
二二一
矣。而猶以待盡之年。殷殷爲後人計也。嗚乎哀哉。嗚乎痛哉。敢告。

潛廬續稿卷之八終

二女世珊校錄

